

凤凰木

端午话粽说乡愁

●谭南周

端午节民俗甚多,最热闹、激动人心的是龙舟竞渡,最接地气、滋润心肠的是品尝粽子。

粽子古称角黍,用青箬叶包黄粘米,呈牛角状,祭祀而用。后传闻投江以殓屈原。几千年来,食用粽子风俗未变。沧桑变幻,南北差异,口味不同,形成荤素、咸淡等品种,山珍海味皆含其中。

少时在沪简陋弄堂里生活10多年。每逢端午,家家户户包粽子,以白米粽为主,本应是糯米,为了节省,糯米配备不够,加入一些大米。条件好一点的包些豆沙粽。一般是一两一只,包它个五六斤,放在瓦锅或钢精锅里,在煤球炉上煮三四个小时。住家大多将炉子放在门口,一煮起来,整个弄堂飘香,充满人间烟火气。煮好后,相互赠送品尝。剥开粽叶,一股清香,直沁肺腑,偶尔蘸些白糖增加口感。

家母及姐嫂擅长包粽子。她们包的大体有几种形状:斧头粽、小脚粽、菱角粽。包粽子有点难度,记住3个要点:大而不漏米、紧而不稀松、米粒不粘叶。我曾作《端午忆昔》记叙当时:“父读离骚竹椅敲,端阳每度忆茅巢。如今角黍多兼味,偏恋慈亲亲手包。”

记得1964年8月,南来负笈厦门。火车途经金华,停靠火车站用5毛钱买了两只粽子充当旅途用餐。一只粽子四两重,中间夹了块金华咸火腿肉,极香,想不到有如此美味。

在厦大读书期间,知道厦门有烧肉粽,囊中羞涩,舍不得买,直到工作后才去享用一下。满口肉香油味,好是好,却没有家乡味了。只是应朋友所邀,写了首《烧肉粽》诗:“千年角黍九州香,肉粽蜚声鹭海旁。想是情思挥不去,一听吆喝欲还乡。”

在厦门生活40多年,端午节未曾回沪度过。只是上世纪80年代的一年,80岁高龄的老母亲来我处生活两三个月,恰逢端午节。我准备了些糯米,买了点粽叶,她很高兴,包得很起劲,煮好后还分送一些给邻居,离开厦门时执意带上几只路上吃,还说“这样省钱”。

现在的粽子包装精美、食材丰盛、品种繁多、价格昂贵。厦门与闽南又多海鲜类粽,除了五花肉、香菇外,还有鲍鱼、鱿鱼、虾肉、蟹黄等水产珍品,吃一只就半饱了。但不管怎样,我还是喜欢家乡的素米粽。不为什么,只因它包含着缕缕的乡愁。



目光

●胡忠喜

这么多年,我一直躲在远处不敢看你脸上的阴天仿佛一声响雷的身后是另一声响雷你的眉毛恍惚地锁着眼睛是深埋的船锚

多年以后,你端坐在沙发上像一座静默的火山靠近你才让我感受到了雪层之下炉膛的温度你的眼里藏着多年的秘密柔软,一如你松动的牙齿

一举“高粽”

●谢尚园

今年的端午节,于寻常人家是艾草飘香、龙舟竞渡的传统佳节,于我家,多了一份独属于少年奔赴中考考场的滚烫期许。

临近端午,城市早早浸满了节日的气息。菜场、街边,还有一些卖菜的店里都在售卖新鲜艾草,清晨上班路上,随处可见行人手握青青艾草从容走过,一缕缕清苦草木香随风漫开,温柔又治愈。

节前的端午氛围格外浓郁,公司贴心发放了端午粽子礼盒,小区物业也为每户业主送上精心准备的端午礼包。家中各色甜粽咸粽满满一堆。端午早餐,一定要给孩子煮上一枚粽子,愿这满口清甜的端午滋味,拂去备考的疲惫,给他添几分从容笃定,助他以平和心态奔赴考场。

前段时间,孩子的培优班也送上了专属端午祝福,赠予每个学子一枚精致的手工毛线粽。浅绿粽身缠着米白棉线,小巧玲珑,还配着一张烫金小卡片,印着讨喜的谐音祝福:一举“高粽”。孩子认认真真抓在了书房门的挂钩上,正对他的卧室门,每天晨起推门第一眼就能看见。我笑着打趣他,青少年也信这份讨巧的吉利。他抬手轻轻拂过细密的毛线纹路,眼神澄澈又坚定,轻声说道:“图个彩头,考好了,再去拜一拜屈原。”

世人皆知端午祭屈原,敬的是他心怀家国的赤诚,是他上下求索的执着,是乱世之中坚守本心、不负初心的风骨。我忽然懂得孩子心底的念想。他挂起的何止是一枚寓意金榜题名的毛线粽,更是一份少年人的敬畏与担当。九年寒窗,无数个日夜的沉淀与坚持,都是日复一日的求索,都悄悄缠进这团棉线粽里。传统端午本就有祈愿顺遂、驱晦纳福的寓意,古人借粽子祭祀祈福,而今我们以一枚手工小粽,寄托少年升学的心愿,古今心意,殊途同归。

艾草束束驱烦忧,粽香缕缕寄期许。愿所有执笔赴考的少年,承先贤求索之风,落笔从容,一举“高粽”。



父爱如菜

●苏鸿儒

周末跟着朋友去打卡一家网红餐厅,店内摆盘精巧,每道菜都配着雅致的名字,模样煞是好看。可细细品尝,只觉得滋味浮华,层层调味堆砌在一起,尝不到半点踏实的暖意。返程的路上,我随口和家人念叨,外面的菜花样再多,也还是父亲做的红烧豆腐最对胃口。话音落下,心底忽然生出感慨,父亲就像这道寻常家常菜,朴素寡言,不会刻意彰显自己,却牢牢占据着味蕾最柔软的地方。在我看来,父爱恰似一碗家常菜,不必名贵惊艳,合人心意,便是最好。

儿时的我,却并不懂得这份好。在我印象里,父亲的厨艺仿佛就定格在了红烧豆腐这一道菜上。他切豆腐不在意规整,盘中块头大小错落,搭配的五花肉用小火炖上许久,软烂得入口即化。整道菜清淡温和,自始至终都不放半分辣椒。有一次邀请同学来家中做客,父亲依旧端出了这盘红烧豆腐,我坐在桌边局促不安,只觉得这道菜太过普通,连带着父亲那份不善言辞的爱,也显得有些拿不出手。年少的心,偏爱光鲜热闹,看不懂平淡背后的用心。

几年前的一天,一场高烧之后,我浑身昏沉,喉咙干涩发紧,吃下的东西尽数反胃,整个人蔫蔫地提不起精神。家人换了好几样吃食,我都没有胃口。父亲没有多说一句安慰的话,转身走进了厨房。没过多久,一碗冒着热气的红烧豆腐端上桌。我夹起一块,软糯的豆腐混着肉香滑入喉间,温润妥帖,连日来的不适感仿佛瞬间消散了大半。

后来离家求学、辗转去其他城市,也尝遍了各式各样的豆腐。麻辣鲜香的麻辣豆腐,焦香四溢的铁板豆腐,各有各的美味,可吃完之后,心底依旧空落落的。每次踏上归途,推开家门,最先飘入鼻腔的,永远是红烧豆腐熟悉的香气。我也曾笑着劝父亲换些花样,他闻言微微一怔,语气朴实:“我记得你就爱吃这个。”平日通电话,他总会问我回家想吃什么,我随口答一句“随便”,可我心里清楚,在他眼里,我的“随便”,便是心心念念的这口。这道菜渐渐成了归家的仪式,他守着这份味道,生怕一丝改变,就弄丢了我眷恋的归处。

如今我也试着按照父亲口述的步骤制作红烧豆腐,调料、火候一一照做,可做出来的味道总差了几分。我渐渐明白,这道菜真正的配方,是父亲数十年日复一日的留意,和默默无声的等候与牵挂。父爱不是什么宴席上光彩夺目的山珍海味,它只是一道寻常家常菜,不取悦旁人,只专心贴合一个人的口味。

你有多久没夸父亲了

●郭海燕

周末,刚一到家,母亲就跟我告父亲的状。“你爸又去大河了!自打开始钓鱼,一个月能抽大半条烟,都够买多少鱼吃了!”语气里满是嗔怪。

为钓鱼这事,我和父亲没少争执。如今,菜市场里有的是鲜鱼,价格公道,种类也全,想吃随时都能买到。整日守着河钓鱼,风吹日晒,又累又耗时,实在不值当。可父亲不听,语气笃定地反驳:“菜市场的鱼能跟我钓的鱼比吗?”

眼见正午,父亲还没回来,我外出去寻。远远地,看见父亲站在河岸,和同村几个钓鱼人比比划划,水面一片波澜不惊。原本,我想大声叫他回家吃饭,再一想,不能惊了河里的鱼。怀着几分孩子气,我特意放慢步子,蹑手蹑脚往前凑,近了,听父亲正和同村人说:“又白坐一上午。大哥,我用烟换你一条鱼啊,姑娘今天回来吃饭了!孩子难得回家,就想让她吃上口河鲜。”“大哥”其实不比父亲年长,这句“大哥”是尊称,为了换鱼,好面子的父亲,居然自降辈分。

不远处的我,静静看着这一幕,鼻尖莫名发酸。

我的父亲,早已不是那个无所不能的壮年男人。年过七旬,他的眼神不复清亮,手脚不复利落,岁月磨平了他的锋芒,让他变得平凡,甚至笨拙。

所谓父爱如山,儿女对“山”的回应,大多沉默如斯。从小到大,我们习惯了父亲的付出,习惯了他的包容与兜底。年少时,满心崇拜,张口闭口都是“爸爸最厉害”;可长大以后,见过世间百态,见过形形色色优秀的人,便渐渐忽略了身边的父亲。会挑剔他的落伍,嫌弃他的笨拙,默认他的付出,习以为常。

总觉得父亲不需要鲜花,却忘了,褪去父亲的身份,他只是个慢慢变老、会失落、会期待肯定的普通人。

那天晚上,家里的鱼汤依旧鲜香入味,是熟悉的味道,我连喝两碗,抬头看向对面的父亲,真心实意地高声夸赞:“爸,你钓鱼的手艺真好,这鱼汤太鲜了,没人能比得上!”

就这一句简单的夸奖,瞬间点亮了父亲的眉眼。他嘴角高高扬起,眼角与额头深浅交错的皱纹里,盛满了藏不住的欢喜,雀跃而出。那是一种被认可、被惦记的快乐,简单又纯粹。一旁的母亲看着我们,眉眼弯弯,意味深长地笑着打趣:“无鱼不成宴,说到底,还是你爸这个当家的靠谱。”

来日并不方长。岁月匆匆,父母老去的速度,永远快过我们成长脚步。别再吝啬你的夸奖,好好夸夸父亲,夸他的坚持,夸他的担当,夸他在平凡岁月里,给予儿女一辈子的深爱。趁时光未老,那些从未说出口的赞美,记得说给他听。